

颠覆与重塑

——美国女性作家对传统自然符号的修正

朱婷婷◎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系“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20110101)”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西方小说空间功能研究(13YJAZH148)”的阶段性科研成果。

颠覆与重塑

——美国女性作家对传统自然符号的修正

朱婷婷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京·

内 容 提 要

美国作家埃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左拉·N. 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和莱斯利·M. 希尔克(Leslie Marmon Silko),在修正自然、性别和种族之间关系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虽然她们的作品风格迥异,但在对美国传统人文版图的批评上却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她们均以文学的方式揭示了美国主流自然观一直具有深刻的人文社会性,反映并折射了美国社会,特别是在性别和种族方面存在的等级关系;若要从根本上矫正这些等级关系,就必须重新建构关于自然的理念。尽管这些作家笔下的自然意象并非一定与政治相关,或与任何社会批判相关,但是如果将她们的文本置于“自然之国”这一美国社会语篇背景下加以重新解读的话,我们便可发现,她们对自然的重新构思是对美国主流自然理念的大胆颠覆与修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颠覆与重塑:美国女性作家对传统自然符号的修正/朱婷婷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641-4577-4

I. ①颠… II. ①朱… III. ①妇女文学—文学研究—美国 IV. ①I7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1210号

颠覆与重塑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四牌楼2号 邮编:210096
出 版 人:江建中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652mm×960mm 1/16
印 张:11.25
字 数:185千字
版 次: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4577-4
定 价:28.00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自然是一个闹鬼的屋子：艾米莉·狄金森对自然和 性别的重建	(24)
第二章 重植神圣之树：佐拉·尼尔·赫斯顿《告诉我的马儿》和 《他们眼望上苍》中的自然、黑人女性和巫毒教	(59)
第三章 重返心中的神树：爱丽丝·沃克《梅丽迪安》中的黑人 女性、自然和政治反抗	(93)
第四章 有争议的立场——莱斯利·马蒙·斯尔科《典仪》和 《死者年鉴》中的自然、故事和土著人身份	(124)
结语	(158)
参考文献	(164)

前 言

我们必须做的是在历史范围以内,而不是在历史范围以外,确定一个自然;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在自然内部,而不是在自然外部,找到人类社会。

——William Cronon

所用的手段往往是故事,重复讲的故事;这些故事彻底改变并取代了已被等级式二元对立的身份。

——Donna Haraway

19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在美国发生了被历史学家称之为“伟大的人类迁徙运动”的第一次移民高潮,移民们怀揣着各自的梦想,远涉重洋,来到了这片理想中的土地上。在当初诱引欧洲人移民的宣传刊物中,北美大陆常常被描绘成女人,往往呈现为一名土著印第安少女;她正慷慨地敞开怀抱,将富庶和丰饶的新大陆呈献给即将到来的移民。^① 此类宣传不仅宣称这块新大陆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万事俱备,只等着移民来开发,还将女人和土著人符号化为自然,从而具象地使她/他们从此成了这个年轻国家的奴役。尽管长期以来,许多历史学家一直坚持认为,欧裔移民对北美荒原的征服带来了创立美利坚合众国的神话,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移民在征服这片荒原的同时,也试图征服着与荒原紧密相连的女人、土著印第安人和黑人;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在这两种征服之间存在着错综复

^① 对此类意象的描述,参见 Gill, *Mother Earth* 和 Kolodny, *Lady of the Land*, 5。

杂的社会、政治和种族关系,这些关系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探究。^① 历史学家 Patricia Limerick 认为,美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所谓“征服遗产”中,生活在欧裔征服美洲大陆及其各个民族所引发的那些分裂的地理界限和社会关系中,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美国当代社会各种复杂的关系其实一直受到其征服历史和征服文化的影响。^② 而且美国国家符号本身深深浸透着各种殖民神话,以至于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总认为诉诸于征服自然,创建美国这个国家是所谓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使然,而非主流意识形态作祟。

在“来自美国的一所老房子”(“From an Old House in America”)这首诗里,美国诗人、散文家和女权主义者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 1929—2012)以北美新大陆的女性所遭受到的各种严酷的命运为历史背景,思索着一个美国女人的自我身份。这首诗刻画了一群社会背景不同的女人,她们均被“挤压”在并非她们自己选择的梦想之中。诗人敏锐地指出,那些女人一辈子受苦受难的命运均源自于女人与自然之间某种等同的关系,她们当初被视为诞生美国的那块肥沃土地的一部分。作为一位美国女性作家,里奇已经感觉到了“颠覆”女性等同于自然这一殖民理念的必要性:

I am an American woman

我是一个美国女人

I turn that over

我颠覆它

like a leaf pressed in a book

像被挤压在一本书中的一片树叶

^① 参阅表达自然与美国国家身份关联的学说文献包括 Perry Miller, *Nature's Nation and Errand*, Henry Nash Smith, *Virgin Land*, Marx, *Machine in the Garden*, Nash, *Wilderness*; 探讨美国对自然的征服与对那些被认定与自然相关的人的压迫之间交叉点的学说文献包括 Pearce, *Savagism and Civilization*, Slotkin, *Regeneration*, Kolodny, *Lay of the Land*, Merchant, *Ecological Revolution*, Frederick Turner, *Beyond Grogography*, Norwood, *Made from This Earth*, Morrison, *Playing in the Dark*。

^② 参见 Limerick, *The Legacy of Conquest*。Limerick 在书中认为,美国西部的历史是一部融合了对土地、自然资源和土著民族等各方面征服的历史;并指出,此类跨文化冲突仍在持续影响着美国国家政策、社会关系和环境问题。

I stop and look up from

我停下并抬头向上看

into the coals of the stove

看那炉中的炭火

or the black square of the window

或者窗户的黑色方框

Foot-slogging through the Bering Strait

穿过白令海峡一路跋涉而来

jumping from the *Arbella* to my death

从阿拉贝拉船跳向我的死亡

chained to the corpse beside me

被拷在了我身边的那具尸体上

I feel my pains begin

我感到痛苦已开始

I am washed up on this continent

我被运到这块陆地上是为了结出果实

shipped here to be fruitful

但却已精疲力竭

my body a hollow ship

我的身体是条空船

bearing sons to the wilderness

负载着子子子孙孙来到这片荒原

sons who ride away

儿孙们骑着马离开

on horseback, daughters

女儿们

whose juices drain like me
 像我一样渐渐枯竭
 into the *arroyo* of stillbirths, massacres
 经历一连串的流产、屠杀

Hanged as witches, sold as breeding wenches
 被当做巫婆送上绞架, 被当做奶妈遭转卖
 my sisters leave me
 我的姊妹们离我而去

I am not the wheatfield
 我不是麦地
 not the virgin forest
 也不是未开垦的森林

I never chose this place
 我从未选择到这个地方来
 yet I am of it now ^①
 不过我现在却成了它的一部分

必须承认,许多女性移民在新大陆找到了她们完整的人生;但这首诗却侧重表现了挣扎在美国底层社会的女性所遭受到的苦难与困境。所有有着同样的故事背景,有着同样心声的女人,无论是被奴役的非裔,还是遭围困的土著印第安人,抑或是勉强无奈的欧洲移民,都被纳入到了开荒垦地、添丁加口这一殖民使命中来。肩负着这一使命,女人被符号化为了繁殖机器,成为了一艘运载着未来子子孙孙来到这片荒地的空心船,而不是一个拥有自身权利、实现自我完善的个人。耐人寻味的是,那些残垣断壁式的有关殖民地女性的历史,被定格在了诗中两个自然符号之间:故事以“像被挤压在书中的一片树叶”的“我”渴望颠覆自我身份开始,最终以拒绝

^① Rich, *Fact of a Doorframe*, 215 - 216.

将自我与“麦地”和“未开垦的森林”相提并论来结束，借此说明将这些女人符号化为荒野的做法，可能正是她们在新大陆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

如同里奇诗中的代言人，美国女人在这段历史中发现了一些值得思索、值得质疑的东西，她们意识到颠覆遗产是女性界定自我的一个必要步骤。“我颠覆它”这一短句意味深长，它首先表现为一个审查过程的开始，意味着要从不同的角度审核某样东西，以便能够更加全面地看到隐藏在其背后的东西；另外，它还蕴含着某种推翻之举，推翻和改变某种传统的诠释或观点；最后，这一短句还令人想起了播种前的翻土，它意味着新一轮种植的开始，将在“我”与自然之间、“我”与历史之间耕耘出一种新关系。这一关系将可能在一个新型的、不再负累于以往将女人与“麦地”或“处女森林”相认同的美国神话中开花结果。

本书将试图探寻里奇在其诗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的答案。首先，美国女性作家是否已经察觉到了在美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将女人与自然消极认同的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对女人造成伤害的这种关联是如何显现的？作家们认为哪些社会问题是基于这种关联而产生的？作家们如何颠覆了这种消极模式？作家们如何对那些被她们同代人理所当然接受了种种假设进行了质疑？如果将作家们对自然的重新界定置于里奇所提及的历史背景下来阅读会产生如何不同的意义？她们的创作形式与她们重新书写自然之间的关系？最后，她们对自然、性别和种族三者之间关系的重塑如何改变了产生美国社会各种问题的传统立场，并允许作家们对社会与自然之间更富有成效的关系进行重新的设想？

应该承认许多美国女作家的作品论及到了里奇诗中的那些假定，但本书将探讨的四位作家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 1891—1960)、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 1944—)和莱斯利·马蒙·斯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 1948—)，在修正自然、性别和种族之间关系方面作出了尤为突出的努力和贡献。^①虽然她们的作品风格迥异，但对在所谓“自然之国”的美国传统主

^① 这方面的相关作者还包括 Sarah Orne Jewett, Willa Cather, Mary Austin, Gertrude Stein, H. D., Linda Hogan, Luci Tapahanso, Cherrie Moraga, Pat Mora, Toni Morrison, Gloria Naylor, Ntozake Shange, Toni Cade Bambara, Adrienne Rich, and Terry Tempest Williams 等。

流人文版图的批评上,却达到了高度的一致。^①她们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一个事实,即美国关于自然的传统理念一直具有深刻的人文社会性,反映并折射出了社会的各种等级关系,特别是性别和种族方面的等级关系;倘若要真正地去矫正这些社会等级关系,就必须重新建构有关自然的理念。尽管评论家们常常认为这些作家笔下的自然意象并非与政治相关,或与任何社会批判相关,但是如果将她们的文本置于“自然之国”这一语篇背景下加以重新解读的话,我们便可发现,她们对自然的重新构思是对美国主流传统自然理念的大胆颠覆。

本书所探讨的四位美国女性作家既在美国文学整体领域里出类拔萃,又是她们各自所属的文学流派中的佼佼者。如果读者已经熟悉了她们的作品,本书对其所作的基于自然符号修正方面的重新解读或许可以得到更好的评估。本书还考虑到所选作家能够从美国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角度出发,对传统主流理念中美国女性与自然之间的消极关联进行积极的应答。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惊世骇俗的实验派诗人之一,狄金森来自于一个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她在19世纪新教盛行的、温文尔雅的新英格兰地区,过着隐居般的生活。郝斯顿生长在19世纪向20世纪转折时期的佛罗里达州第一个全黑人居民小镇上,她在哈莱姆文艺复兴的最后一轮高峰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名著名的小说家和民谣家。沃克是美国南方黑人佃农的女儿,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1955—1968年)之后,开始撰写诗歌、小说和散文,用文学武器呼吁对黑人女性复杂身份的关注。斯尔科是印第安拉古纳部落、盎格鲁和墨西哥的混血后裔,在拉古纳普韦布诺的一个部落里长大,她的第一部小说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而这一时期正好是美国印第安人确定自我身份的复兴运动时期。这四位作家在各自不同的创作环境中,对将美国女性、美国黑人和美国土著人符号化为自然,从而加以诋毁的诸多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刻的探究。本文将选取她们作品中的一些典型文本进行集中性解读,指出这些文本揭露了由于上述消极关系在美国主流话语中的存在而付出的各种社会代价。更重要的是,它们在质疑美国文化主导话语中各种殖民性假定的同时,重构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了挑战各种主流观念,这些作家从充满睿智的民间传统文化,如感伤主义、巫毒教、美国黑人万物有灵论和拉古纳普韦布诺循环故事等中,汲取了不同的

^① 参见 Perry Miller, *Nature's Nation*, 201 - 206.

自然理念。本书将表明,通过对民间有关社会与自然之间更加和谐关系的描述,这些作家构思出了更加复杂、更加灵活的性别和种族概念,以及能知、话语和世界之间更加互惠对等的关系。她们所作的修正改变了美国国家身份认同的传统殖民立场,为人们提供了一幅更加全面生动的美国人文版图。

为了能够诠释出作品完整的含义,我将这些作家置于她们作品所应答的美国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大背景之下。长期以来,针对美国社会等级关系与其传统自然理念之间的密切关系,已进行了大量人文批评和人文历史方面的探讨,本书便建立在许多学者研究工作的基础之上;虽然在探讨“自然之国”这一范式作用时,本书采取了前人未曾尝试过的特定的角度,但正是从前人的发现中,本书才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评论线索,并据此形成了本书的观点。

文评家 Myra Jehlen 在《美国化身》(*American Incarnation*) (1986) 一书中评述道,欧洲人认为欧洲社会是历史的产物,而美国人却认为,美国这个国家的产生是自然法则的具体再现。凭借着对自然的征服,对荒原的征服,美国这个成熟的新生儿得以在北美这片空荡荡的大地上顺利降生;而在这征服过程中,女人、土著印第安人和黑人与自然画上了等号。虽然充斥于美国社会的各种清规戒律事实上大都源自于 16 世纪的罗马宗教改革和 18 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但美国人却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准则是对征服北美大陆之声的表达。Jehlen 对此解释说:“美国人觉得他们的文明是从自然之中建立起来的,它既不是对自然法则的类比,也不是对自然法则的翻译,而是对其直接的表达。他们将政治与自然混为一谈,将人的意志与其目标混为一谈,将希望与命运混为一谈,幻想存在着一个无所不包的、能够真正愈合人类与其自然王国之间隔阂的世界。”^①

但是文明怎么会从自然中建立起来? 将政治与自然混为一谈的美国人在国家与自然环境之间人为制定了什么样的关系? 四位作家均坚持认为,美国由自然而生这一理念事实上是一种剥削性的范式;在这一范式中,与自然相认同的一切都处于从属的地位。一些史学家和文化评论家们已经明确指出,对北美自然大陆的征服才是创建美国这个国家最根本的基础;而且通过对新大陆的主宰,欧洲移民成功地将自我重塑为了一个新型

^① Jehlen, *American Incarnation*, 3.

国家的居民。^① 根据 Perry Miller 和 Henry Nash Smith 的研究结果,美国人普遍认为自己国家独一无二的创举就是对北美新大陆那一片广袤无垠的荒原的驯服。移民们当初将喧闹的欧洲文明弃之身后,踏进了一片空旷的处女之地,并借助于其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完成了在荒原上创造出一个新国家的使命。^② Roderick Nash 在《荒原与美国人心态》(*Wilderness and American Mind*)中指出,在自然之国这一概念中,自然被矛盾性地建构成了既是创建国家最根本的基础,又是人类文明的自由表达。另一方面,自然又是激励移民们来到新大陆定居下来的那些丰盛富饶的物质和经济养料。但是在每一轮移民潮的开始,自然却大多被视为文明的对立面,它是危机四伏的荒原,为了进步与发展的需要,必须将之驯服和改造。Leo Marx 在《花园里的机器》(*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中指出,直到文明被强加在了荒原之上,直到欧裔移民的耕种方式将大片的荒芜之地变成了肥沃多产的花园,自然才得以被冠之精神食粮这一浪漫的符号,并似乎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灵魂。但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终会导致对自然世界的无情掠夺,如古老森林的硕伐、土著/动植物的灭绝、土壤的侵蚀/变枯竭等等,结果欧裔移民后来又被迫前赴后继地向美国西部进发,以寻找更加开阔的、更加自由的、未遭破坏的土地。矛盾在于,人们的安居却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了那些使得安居得以维持的丰富的自然资源。Nash 和 Marx 指出,荒野或未受侵扰的自然只有当文明即将要灭绝它的时候,才被赋予了其应有的价值。自然是国家发展的资源,同时又被认为是国家发展的障碍,必须被重新加以改造,以服务于这个新型国家的各种需求;而且,在重新改造这片大地的奋斗过程中,美国人也将自我重新界定为了一种新型社会秩序中的公民。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曾在其著文中极具说服力地勾勒了女性化土地与男性公民之间的某种互动:

^① 在此我强调的是关于美国国家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主流话语轮廓,并不是表明就不存在着任何例外、变异或激烈的反对。美国人的自然观一直丰富而复杂,我要综述的是已经被许多历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所关注到的一种普遍的自然观趋势,但绝不是说这是美国人唯一的理念。

^② 参见 Perry Miller, *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 5 - 11 和 Henry Nash Smith, *Virgin Land*, 51 - 70.

第一批衰弱无力的欧洲移民潮涌进了我们这片广袤无边、且杂草丛生的大陆。欧洲人、欧洲人的风俗习惯以及欧洲人的思想被塞进了北美这片荒原之中,伟大的美国西部运动又将这一切进一步地揽入怀中,教会了欧洲人看待普通人命运的新方法,训练他们去适应新世界的种种境况,并创造新的风俗习惯来满足新的需求。……北美大陆敞开她那古老的疆域,为新型的民主社会奉上了丰富的物质嫁妆和高贵的精神嫁妆,感召人们去开拓家园、兴办学校、创建教堂,为家人创造一个更加高远的未来而奋斗,由此而产生的对自由的挚爱和力量将惠及拓荒者。^①

可见,对土地的征服被视为了民主的源泉;且在征服疆土的过程中,美国男人们逐渐构建起了他们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

从生态角度来看,“自然之国”这一范式在根本上就存在着许多问题。在美国创建过程中,自然的地位明显地隶属于国家的地位。环境史学家 Carolyn Merchant 和人文史学家 Frederick Turner 均证明,在征服北美大陆的过程中,殖民者一方面宣扬《圣经》中有关人类对处于较低级别的自然世界行使支配权的典训,同时又提倡将自然作为某种能够被积极主动的人类意志去掌握和收获的原材料这一科学进步的自然观。^② 作为基督教的移民们首先必须“种植、占有和征服”北美那些未开垦的疆域,因为上帝“创造了土地,确实是为了让它通过种植和畜牧,为人类提供生活的必需”^③。建立起了对土地的支配权后,欧裔白人男性移民便可声称自己已脱离于自然,并优于自然。在《荒原使命》(*Errand into Wilderness*)一书中,Perry Miller 描述了新教基督徒试图努力超脱自然环境的坚强意志:“一个动身去完成某个使命的团体……可以勇往直前地去拥有一块土地,而绝不会被其所拥有”^④。Turner 对 Miller 的表述作了进一步的延伸,认为欧裔殖民者与自然世界“疏离”的立场迫使他们必须“拥有而又不被拥有……绝不融

① 转引自 Henry Nash Smith, *Virgin Land*, 254. 下文中将讨论这些段落里提及到的性别意象的错误运作。

② 参见 Merchant, *Ecological Revolution*, 100 - 103 和 Turner, *Beyond Geography*, 171 - 199.

③ Turner, *Beyond Geography*, 184.

④ Perry Miller, *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 6.

合、混合、结合”到他们前来定居的土地之中。^① Turner 指出,新教基督徒们对那些为了更靠近自然而住在定居地界之外的人施以惩罚,以免定居者们会因受自然的诱惑而走火入魔。例如,按新教教规,兽奸,即与荒原之间的某种“结合”,可被处以极刑。Merchant 曾考证了几名早期欧洲移民男子因为犯了此罪而被处以极刑的史料。^② 人与自然过往甚密的举止被认为会亵渎神所安排的殖民使命,因此那些人被禁止成为这块新大陆上的神的仆从。

事实上,保持与自然之间疏离的立场是欧裔移民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核心表现。Merchant 指出,在对北美地区进行全面征服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欧裔移民自视为具有独立主权的主体,而自然被他们视为满足其欲望的天然客体;他们认为,知识、意志和活动只属于人类,并断然拒绝接受任何有关自然具有积极参与性的说法。自然被认为是可知的、可控的,且是隶属于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没有灵魂的东西。^③ 这种将自然视为斯尔科所谓的“僵死之物”的观点,在美国社会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建构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狄金森、郝斯顿、沃克和斯尔科在各自的作品中以不同的方式对此进行了揭露。

征服自然这一殖民意识形态影响了美国各种社会关系的建立。欧洲人认为女性、土著人和黑人更接近于较低级的动物,他们没有白人男性开化,这一想法在建国初期掩饰于“自然之国”这一花言巧语之下的美国社会大行其道。欧洲的科学、宗教和文学作品中当时也普遍存在着将女性与自然混为一谈的现象,许多学科领域中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们对此已经作过了不少相关研究。在《自然之死》(*The Death of Nature*)中,Merchant 归纳了西方传统中将自然女性化的一些比喻,如将自然比作庄严的圣母(regal Dame Nature)、母亲般的自然(Mother Nature),或负面地比作为难以预测和充满危险的女性诱惑者(seductress)。她指出,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一直坚持认为,作为夏娃后代的女性墮落在了自然世界的物质王国中;而培根派自然理念又将自然消极地界定为淫荡任性的女性,继而认可人类对自然的侵扰与控制。^④ Ludmilla Jordanova 在《性欲幻想》(*Sexual Visions*)一书

① Turner, *Beyond Geography*, 238.

② Merchant, *Ecological Revolution*, 63.

③ Ibid.

④ 参见 Merchant, *Death of Nature* 中探讨这一性别化自然意象如何在科学和其他语篇中运作。

中表明,科学进步的倡导者们频繁地幻想着人类与自然之间各种充满性欲和暴力的互动,他们将人类超越自然的进步想象成了男人征服女人的胜利。她总结道:“通过支配自然而使文明得以发展的人类历史被体现为了男性日益增强的驾驭优柔寡断的非理性女性的各种方式。”^①

在征服北美大陆的过程中,白人男性需要借助于“女人般的土地”这一比喻来使其殖民行径合法化。在被巧妙地取名为《大地之歌》(*The Lay of the Land*,英文 Lay 一词还有地势、性交中的女方等意思)一书中,Annette Kolodny 解释说,这个比喻在所谓美国由自然而生的理念中已变得实在可行:“那些在当时已沦为了‘文学’语言中沉闷而死寂的传统用语……因为美洲的发现,冷不丁儿地重新成了现实中的日常词汇……如果美洲大陆势必将成为一个新社会的诞生之地,并因此给人类带来新的进步的话,那么它就既在比喻意义上,也在实际现实中,成为了繁殖的子宫和生存的供者。这便是美国田园文学——唯一一种无法将文学比喻与日常生活方式区别开来的田园文学的核心。”^②从 18 世纪欧洲移民潮的初期,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美国男性作家总是颇感得意地想象着自己进入到了一个充满性爱的母亲般的山水之间。Kolodny 认为,对土地女性化的象征处理,使得男性移民在心理上对这片生疏的、且充满险恶的疆域产生了亲近之感。但是这一意象在将自然比作心甘情愿的情人或母亲、其友好的姿态为其赢得了青睐(征服)的同时,也掩饰了这块大陆因此所遭受到的各种暴力。例如,Thomas Morton 在 1632 年的“New English Canaan”一文中,将新英格兰地区描述成了一位急切地等待着情人,即殖民者来求婚的处女:“就像那美丽的处女,等待着被催促/与她的情人相遇在婚配的床榻上。”^③同样,Crevecoeur 在写于 18 世纪的《来自一位美国农民的信》(*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中,也将自然描绘成了为殖民者献身的女性:“这里的自然敞开她宽阔的双膝,迎接新人源源不断地涌来。”^④在诸如此类的描述中,自然均自愿地为殖民者献上自我,让他们自由地进入到她那私密的、如同女人胴体般的领土之中。但是,在这类优美的故事中却有着令人不安的弦外之音,主人公是清一色的男性,女性一律被排除在了轰轰烈烈的创业建

① Jordanova, *Sexual Visions*, 36.

② Kolodny, *The Lay of the Land*, 9.

③ Ibid, 12.

④ 转引自 Henry Nash Smith, *Virgin Land*, 121.

国的活动之外；而且更为凶险的是，虽然用了温存暧昧的、几近性爱的词汇来描述男性移民与女性化自然之间的关系，拓荒者的自我发展仍取决于他对自然的强取豪夺的能力之上。如上述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著文所描述，他在她繁茂的身体上“砍出了一个家园”。女性化的自然满足了殖民者的所有需求，但却又不断地遭受到蹂躏。Kolodny 总结道，因为文明化的程度决定于对荒原的掠夺和“对丰盛田野浩劫”的规模，因此男性殖民者必将“以‘奸污’，甚至以乱伦的方式来‘触犯’这女人般的大地”。^①

在殖民范式中，女人常常被与自然混为一谈，这直接影响到了美国女性身份的确认。同自然一样，她们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地受到了男性的驾驭，并被剥夺了公民完整的权利和义务。女人被认为比男人更接近于自然，有着更明显的繁殖和哺育等生理周期，被普遍认为不具备较高的智力和勇气。而男人正是借口其具有较高的智力和勇气，才自称优越于自然世界，并将自我凌驾于单纯的物质存在之上。^② 女人还被认为不具备诸如理性、政治与社会的领导能力、艺术才华以及精神权威，被认为是二等公民，不可以拥有财产，不可以获得高等教育，不可以积极地参与公众生活或进行投票选举。美国女人在当时成了法定意义上的次等人，她们在国家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只相当于自然陆地所起到的作用；女人应该做的事就是生养和哺育可以在将来建设国家的男人。例如，狄金森的诗歌便将 19 世纪美国白人女性次等的社会地位和受局限的家庭生活，与新教和超验主义中有关自然必须服从于上帝和人的意志等观点联系起来。像狄金森这样的白人中产和上流社会的女性可能会被安全地困置于家庭这一所谓的避风港中，以远离荒野和公共社会的危险；但生活在底层社会中的白人妇女、女黑奴和土著妇女的命运则更为悲惨，她们被认为是不合体统的生灵，天生只适合干些粗活，天生充满了亢奋的性欲，根本无法超脱原始动物的本能。

对这块未被开垦的土地的征服，给土著印第安人带来的是毁灭性的后果。欧裔殖民者侵占了印第安人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大陆，并宣称这样做是为了完成将基督教义传播到新世界这一神圣的使命；他们宣称，上帝对这块新大陆的计划是由基督教移民来此定居，开垦她，感召印第安人

^① Kolodny, *The Lay of the Land*, 26.

^② 参见 Norwood, *Made from this Earth*, 2 - 12 和 172 - 176, 探讨各种自然理念对美国性别角色的意义。

皈依基督教，而上帝则会用这片新大陆上富饶的疆土来奖励他们的传教之举。神父 Samuel Purchas 在 1625 年写道：“弗吉尼亚那富饶的天赐良田，是对此工作的报酬；睿智的上帝让这块蛮夷之地如此的富庶，而这些财富可能对基督教殉道者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①按照 Purchas 的逻辑，上帝贤明地将野蛮人置于未被开垦的土地上，以便致力于传教的殖民者通过其努力，将文明强加于自然和土著居民，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丰盛的物质回报。

根据 Pearce 的观点，欧裔殖民者之所以抢占印第安人的土地，是因为他们认为印第安人生活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之中，可能并不知晓由人类支配土地这一基督徒殖民者的神圣法规。在他们看来，印第安人是尚未开化的异教徒；他们没有学会采取森林皆伐和精耕细作等欧洲人对待自然的方法，还仍坚持非侵入性的传统的狩猎和农耕方式，因而浪费或误用了土地。殖民者坚持认为，印第安人自私地挥霍着完全可以轻松地维持着更多人生存的土地。John Winthrop 在 1629 年曾哀叹道：“整个土地是上帝的花园，他并已将它送给了亚当的子子孙孙，让他们去耕种和改进。那么我们为何竟要在此为能否得到安居之所而万分焦虑……同时让有益于人们使用的整片国土闲置而荒废呢？”即使到了 19 世纪，Andrew Jackson 总统仍凭借同样的论点，作出了批准将切诺基部落 (Cherokee) 以及其他印第安人部落驱逐出佐治亚州的决定。印第安人必须在国家前进的脚步面前，拱手让出自己的土地：“一个有道德的人会更喜爱一个布满森林的、漫游着几千个野蛮人的国度呢，还是更喜爱一个密布着城镇、村落和农庄，艺术设计或工业制作将其润色和完善，一千二百多万幸福的人们在其间安居乐业，并处处充满着自由、文明和宗教的合众国呢？”^②

由于印第安人并没有对自然世界行使任何支配权，欧裔人便视其为融于自然而非主宰自然的次人类动物。在早期的殖民文学和书信中，印第安人一再被消极地等同于野生动物。例如，16 世纪的探险者 Frobisher 写道，东北部的印第安人“居住在地穴里，甚至像熊或其他野兽那样，为晚餐而打猎。”1609 年，Richard Johnson 将弗吉尼亚地区的印第安人描述为“一拨拨像森林里的鹿群一样同起同居的野蛮而未开化的人。他们没有法律，只有

① 转引自 Pearce, *Savagism*, 8.

② *Ibid*, 21, 57.